

施耐德家族好书奖、国际阅读协会“教师推荐书”、纽约公共图书馆
“青少年百部必读书”、美国州立图书馆“最佳青少年读物”

爱的学堂

[美]金妮·罗尔比 著

Ginny Rorby

叶如兰 王文亚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美」金妮·罗尔比
叶如兰 王文亚
译 著

爱的学堂
Hurt G. Happy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11-2586 号

Ginny Rorby
HURT GO HAPPY

Copyright © 2006 Ginny Rorb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Laura Dail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的学堂/(美)罗尔比著;叶如兰,王文亚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ISBN 978-7-02-008593-4

I. ①爱… II. ①罗… ②叶… ③王…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74266 号

特约策划:邱小群
责任编辑:马爱农
封面设计:董红红

爱的学堂

[美]金妮·罗尔比 著
叶如兰 王文亚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60 千字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8.25 插页 2
2011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8593-4
定价:24.00 元

致贝琳达、约翰·霍普金斯、露西
和一条辞世的狗

一九九一年二月

加利福尼亚，布拉格堡

乔伊被某人穿过屋子的动静惊醒了。她猛地睁开眼睛，心跳也跟着加快起来。房间里漆黑一片，但屋外已晨光微露。透过玻璃滑门，她能隐约看到门外的露天平台和附近那片红杉林的轮廓。原来是雷伊啊，她松了口气。

电子钟的面板上没有任何显示，看来五天前那场风暴掐断的电力尚未恢复。当时，连几乎完全失聪的乔伊也听到了院里电线杆上变压器爆炸发出的巨响，她母亲吓得往后退缩，她弟弟用手捂住耳朵，接着，一瞬间所有的灯都灭了。

遭风暴袭击的并不只他们一家；狂风以八十五英里的时速横扫整个海岸，所到之处，电力相继中断，交通也瘫痪了，大家都被困住了。往北，一股泥石流堵住了通往莱格特的公路，纳瓦罗河水冲破堤岸，往南淹没了通往克拉弗代尔的道路，其他三条海岸通往内陆的路也被倒下的树木阻断了。如今，只有像她继父雷

伊那样熟悉运输木材的交错山路的人，才能够进进出出。

这几天不用每天早起去上学，乔伊都记不得今天是星期几了。星期三吧，她心想，不对，应该是星期四。昨晚他们去了布拉格堡，吃了这些天来的第一顿美餐。因为停电，西夫韦公司冰库里的冷冻肉都化了，他们没把肉扔掉，公司员工把肉切成小片做烧烤，邀请全镇的人一起享用。到现在她还感到饱饱的，睡眼朦胧间，她一边心满意足地笑着，一边纳闷雷伊起那么早干嘛——这个伐木卡车司机今天没有木材可运，然后她翻了个身，又睡着了。

她再次醒来的时候，天已大亮。她转过身，透过床边的玻璃滑门往外看。她从被子里伸出手来，拨开挡住眼睛的头发，左手的拇指又湿又皱。记忆中，醒来发现手指湿湿的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她曾觉得自己终于过了吮手指的年纪而颇感安慰。她用右手抓住左手的大拇指，把它像海绵一样挤了又挤。

今天终于迎来了五天来久违了的阳光，阳光穿过树丛，斜斜地照在屋子后面的小径上；雨滴还在红杉树的叶子上打着转，在光线的照射下仿佛圣诞节的彩灯一样闪闪发光。她躺在床上注视着这一切，等拇指上的褶皱消失了再起床，这样母亲就不会发现她又吮手指了。她努力回忆究竟梦到了什么，让她在睡梦中如此焦灼。这是县里的心理学家教她的，要直面恐惧，不要被它们吓怕了。

一阵微风拂过红杉树叶，但是雨滴依旧悬在叶子上。她想象自己就是从天空落下的一粒小水珠，如果最终没有绿叶可以落脚，就只是个过客。她专注地看着一粒水珠，仿佛是在守护它似的，

直到一阵稍强的风把它吹落到露天平台，摔得粉碎。

乔伊又看了看她的拇指，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为什么我会吮手指呢？她又暗自思忖。我在自己的房间里，我很安全。弟弟卢克出生后，她就一直跟他共用着前面的一间卧室。直到四个月前，工人们加盖完了第二层，雷伊和她母亲搬到楼上住，他们原来的卧室就腾出来变成她的了，从这间房可以看到小溪和林木掩映的峡谷。

在丧失听觉之前，她爱听松树间风的呢喃声，虽然她无从知道红杉树林里的风声有何不同，但当她看到摇曳的树枝时，声响就在她脑海中浮现出来，仿佛能听到似的。即便是耳聋六年半后，她有时还会带着期待醒来，希望听力伴着黎明的到来已经恢复，恢复到和视力一样好。

乔伊并非一点听觉都没有。医生曾告诉过她母亲，她丧失了百分之七十的听力，她依然能听到割草机的轰隆声、链锯的咯吱声、喇叭的嘟嘟声、警报的鸣笛声，以及她弟弟饿时的号啕大哭声和他被弄疼时的尖叫声；除此以外，其他的声音对于她都不复存在。不管怎样，这些年来，她已经开始习惯这种寂静，并在许多方面喜欢这样的寂静。当然，她还是怀念正常人交谈时的闲适韵律、鸟儿的鸣声和悠扬的乐声。用眼倾听总是让她想起了笑笑，那个在医院照顾她的护士脸上总是挂着像那个网上的黄色圆形笑脸般的表情，于是乔伊给她取了这个昵称。乔伊的妈妈告诉护士女儿失聪的情况，但经笑笑一诠释，不幸似乎变成了上天赐予的

礼物，使一些声音——例如乔伊妈妈的话音、雨声、风在松间的穿梭声——得以永远清晰地封存在乔伊的记忆中，笑笑称之为幻音。笑笑说，她能把记忆中的声音和任何她喜欢的东西联系起来，像落叶和飞扬的蝴蝶那些原本没有声响的也被她配上了乐音。

乔伊握拳头捏着拇指躺了一会儿，凝视着树枝，欣赏它们在摇摆间演奏的美妙声响。这时，她和弟弟曾经共住的卧室门砰的一声被关上了，她为之一惊。屋子里很快就会被一个两岁半的小孩搞得天翻地覆。

乔伊舒展了一下身体，打了个哈欠，把被子拉过脖子，搂作一团。她的房间里冷冰冰的，因为她从来不用暖气，就是开着暖气也觉得冷。她讨厌电暖器的气味和感觉；不论天气变得多严冷，与其开暖气，她更愿意用袜子、保暖长裤和一层层暖和的毯子把自己裹严实。未经电暖器加热的空气能让她尽量不去想锈迹斑斑、热不可耐的房车和在严冬闷热的空荡荡的寓所。

虽然她爱在冰冷的房间里睡觉，却不喜欢起床时冷飕飕的感觉。她抽身下了床，迅速拉起床罩盖好枕头，然后蜷着身子，手塞在胳膊窝里，奔向生着柴炉的会客厅。她往下瞥了一眼，看看盥洗室的灯是否亮着，接着想起来停电了。乔伊慢慢推开门，怕里面有人。壁挂式烛台上燃着一支蜡烛，烛台是她母亲在上次停电时买的。

“嗨。”她说走进厨房，刚刷牙用的瓶装水还拿在手里。

她母亲从科勒曼双头炉边转过身来，微笑着。

“卢克在哪儿？”乔伊问，眼睛盯着母亲的双唇。

“在外面盯着玫瑰。”

“干嘛要盯着玫瑰？”

“雷伊让他看着花园，别让鹿偷吃了花。你一进盥洗室，他就起身跑出去了。”

乔伊笑着问道：“真有这回事？”

母亲耸了耸肩：“谁知道。”

“镇上还是没电吗？”

鲁思点点头：“不过工厂范围内、医院和港口除外。”

“雷伊去哪里了？”

“在上面，”母亲说着，手拿着砂锅铲朝她们屋子后面的小山方向指了指，“劈柴火。你要煎饼吗？”

“嗯。”见卢克进来，乔伊搂住他的胳膊，在他金黄卷发的头顶亲了一下。

“呃，讨厌。”他嚷道，一边咯咯笑着，一边扭着身子想从乔伊手里挣脱出来。

“但我喜欢亲你。”乔伊轻声说着，推他翻过身，一下子把他从地上举起来，亲他的脖子后面。

她刚把他放下，他立马转回身，跺着脚，喊着叫着：“不要亲我。”

乔伊假装又向他冲去，绕着沙发追逐了几圈。

母亲招招手引起她注意。“你能不能到……外面去……弄一下

厕所？”母亲问，话说到一半的时候，她低头翻看正在做的煎饼。

“什么？”乔伊问。

鲁思看着她说：“你能从外面的大桶里装一桶水来冲一下厕所吗？另外，帮卢克把衣服穿好，行吗？”

“你准备去哪儿？”乔伊问。

“我刚跟你说过。广播里说港口的供电正常，我得去工作，”她把煎饼翻了个身，“可能会很忙。”

乔伊的母亲在位于诺约港的老码头咖啡馆已经干了近六年的女服侍工作。在那儿工作的第二个星期她遇见了雷伊，六个月后他们结婚，但她没打算过辞职。乔伊的继父是伐木卡车司机，为乔治亚—太平洋公司效力，公司在镇上有个很大的工厂。那是份不错的工作，但总是有受伤的危险，要不就是有下岗的可能。她母亲也以此为借口继续干自己的工作，但乔伊明白，对于母亲来说，拥有一份工作，无论是什么工作，就是一种保障。她不会再冒险去过她们在布拉格堡最初度过的那四个月的生活。

六年半前她们从里诺来到这儿，鲁思的工作没有着落，藏在乔伊的泰迪熊肚子里的积蓄让她们得以在市镇中心一条小街上的廉价汽车旅馆里挨了一个月。后来老码头咖啡馆的老板可怜她们，给了鲁思一份工作，但此前的三个月，她们身无分文。那段时间，她们睡在车里，每天从当地餐馆领一份救济餐，一天只吃一顿；出于安全考虑，她们只能投靠为无家可归的人设立的社区。乔伊的母亲当时就发誓，除非两条腿都废了，她是不会放弃那份在当

时简直是奇迹的工作的。

吃着用科勒曼炉子煮的东西让乔伊回想起当年的窘境，当母亲把一个硕大的煎饼倒到盘里递给她时，她微笑着接过来。乔伊从抽屉里拿出一副刀叉，从厨房中间的冰柜里取出一盒牛奶。容易腐坏的东西都放在冷冻箱里冰着。

母亲又挥挥手引起她注意。“天气不错，”她说，“你有什么计划？”

乔伊耸耸肩：“没什么计划，需要我看着卢克吗？”

“我想不用了。”母亲说。

乔伊不想费神听她的回答，因为她知道母亲会说什么。母亲从来没让她带过弟弟，不会因为急着要赶去店里让她照顾弟弟，就连去年冬天急救人员把她带去医院缝针也不例外。当时她正在劈引火柴，柴没劈中，却把斧头劈到鞋子里。她打电话让邻居来照看卢克，脚流着血，疼痛难忍地等了十分钟，直到那女人来了她才拨 911。

在乔伊看来，自从她失聪，母亲对她就一直像对待一个不会长大的孩子。“你觉得我会把他弄丢或者怎么样？”

“我不想谈这个，你知道为什么。”

“是啊，没错。”年纪太小，而事实是——太聋了。乔伊又接过一个煎饼。“或许我会骑车去海滩。”她知道母亲对这个想法会有什么反应，于是用糖浆在煎饼上画了一个笑脸，想对她的反对避而不应，结果却又马上抬起头说：“……不过海上浪太大。”

她想去海边却正是因为那波涛汹涌的大海。她从没听到过海洋的声音，她觉得今天海浪声会够大。

鲁思拍拍她的肩膀：“听到我说的话了吗？我说你今天最好不要骑自行车。那儿可能还会有电线掉下来，海浪也太凶猛。”

“妈妈，我已经十三岁半了，我会避开掉下来的电线的，我也不会太靠近海水的。”

“不准骑车，不准去海滩，”母亲说，“去帮我找蘑菇如何？”

乔伊耸了耸肩，放弃了自己的打算：“用来吃的蘑菇还是用来染色的？”

乔伊的母亲会用某些蘑菇煮成染料，自己染毛线，然后织成毛衣、帽子和围巾。

“两种都行。山上有柳钉菇，溪边老赤杨木上有平菇。”

乔伊只是一味点头。她妈妈两年前在大学选修了一门蘑菇鉴定课，那年冬天每次下雨过后，她们俩就会一起去搜寻蘑菇，在这个过程中，母亲几乎把她的所学统统传授给了乔伊。她们靠卖平菇和鸡油菌赚了钱，母亲用这些钱为乔伊买了辆二手自行车，但母亲只允许她在家对面的国家森林里的林道上骑车。

母亲穿戴整齐，准备去上班，乔伊在一旁暗自心想：这次不管她怎么说我都要骑车去海滩；不过鲁思走后，她还是临阵退缩了。即使没出现任何状况，她也骗不了妈妈。她们之间已经形成了强烈的直觉感应，如果她去了海滩，是怎么也瞒不过鲁思的。

乔伊用厨房门外桶里的雨水做了早餐，然后在长袖套衫外加

了一件雷伊的旧毛衣，接着又从柴炉旁烘干钩上取下防水夹克披上。她到储藏室找了一把手铲和一个大篮子，从餐具室取了一叠三明治蜡纸袋，专门用来装染色用的蘑菇，以便和食用蘑菇分开放，不然误吃了会生病。

乔伊走到屋子前门外，两脚往雷伊的橡胶靴里一套，穿过院子，往山下溪边去了。一棵老柯树弯曲的树干上缠着一根链子；夏天的时候，这树上挂着一个绳子编的秋千椅。这里是乔伊最爱来的地方，她会在此坐上几个小时，注视着鸟儿在林子里回旋嬉戏，用眼睛倾听小瀑布的奔流声。倘若她带上一本书，她会深深陶醉于文字之中，随后抬眼赏瀑布，看树叶在风中招摇，满眼所见皆声音。她因此而喜欢失聪的感觉；笑笑说的没错，这是上天赐予的礼物。

乔伊在柯树下停下脚步，只见奶油布丁色的泥沙水在岩石间翻滚，如沸水般蒸腾。暴风雨过后，溪水涨得很高，走不过去。她改道走过高堤，在茂密的小灌木丛中找她最爱吃的鸡油菌。

乔伊找到了赤杨木，但是此前已经有人来采过，木头上只剩下零星几朵小而又小的平菇，并且已经开始萎蔫化水了。这是乔伊不太喜欢蘑菇的地方。它们新鲜的时候，长满了菌蛆——枯萎时颜色渐渐变暗，然后就变成了一团液体，仿佛恐怖电影里的情景，最后留下一块像柏油似的黑斑。

赤杨木三英尺外，她发现了一条太平洋巨型火蜥蜴，身长与她的腿长相当，正在吃一只鲜黄色的香蕉鼻涕虫。她蹲下身子看

着，心想变成一只鼻涕虫偷偷钻进黑暗中会是什么情形，但一想到火蜥蜴时觉得太恶心了，就没再想下去，她起身从它们上面跨了过去。

暴风雨吹倒了好几棵树，横倒在沿溪的小径上。十一月雨季刚开始时，溪里的水就已经涨满了。她爬上爬下，在烂树堆里仔细寻找新鲜蘑菇生长的瘤块。

雷伊喜欢牛排菇，不是因为好吃，而是因为它们做好后看起来和带血的肥瘦均匀的生牛肉一模一样。他和卢克很爱搞怪扮恶心，会把一条条“血淋淋”的红菌菇挂在餐叉上，露出一脸馋相，直舔嘴唇。如果乔伊在一块冷杉木下找到一朵漂亮又新鲜的牛排菇，她会觉得那是对这一天的奖赏。后来她发现自己已经走到一段不太熟悉的林道，以前从没走那么远。又一棵吹倒的赤杨树横跨在那里的小溪上，上面长着丝缎般柔滑的白色平菇。

乔伊把篮子留在红杉木堆上，拿了一个蜡纸袋爬下小斜坡，跨过断开的赤杨木，采摘最大颗的蘑菇。袋子一满，她就再取来一个，为了摘到木头中央的蘑菇，她趟水走到了河中央。

第二袋装满了，她折回原处，眼前出现了一个老人，她一愣，心怦怦直跳。老人抓着她的篮子，怒气冲冲。

她深深吸了一口气，为大声呼救积聚能量。愤怒的面孔让她觉得害怕，老人的脸更是怒火中烧，红得都快炸开了。他正对着她怒吼，从口形很难读懂他狂乱的话语。他伸手到篮子里，抓起牛排菇，在她面前晃着说：“小偷。”这个词她看到了，因为他在

说这个以“th”开头的词时，舌头像蛇一样伸出来。

她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溪水淹过橡胶靴，顺着靴子边缘流到鞋子里，满鞋子的冰水。现在她被困住了，想逃也逃不了。

老人肯定意识到她被吓到了，因为他脾气缓和了一些，牛排菇也放回了篮子里。“你越界了。”他一边说一边对着她晃动粗糙的手指，“我病了……人们……蘑菇。”

“你说什么？”她结结巴巴地问，其实她心里很清楚他说了什么，因为他刚才已经说她是小偷了。人们对自己地盘上的蘑菇有很强的区域意识。

他指向山上又说了些什么，乔伊的眼睛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第一次发现在树丛中藏着一栋深色的小屋。老人的头抽搐了一下，眨了眨眼睛，仿佛被打了一巴掌。“哦，天呐，”他说。[你聋了？]他把食指放到右耳边，接着如同电梯关门似的把双手合拢，指向她。

乔伊记得这个手势，她出院前，笑笑教过她。当时医生确诊她将永久丧失听力，第二天，笑笑就送给她一本手语书《芝麻街》，根据这本书，她一直在训练每个字母对应的手语，这是她一直瞒着母亲的秘密，因为妈妈不想让她学手语。

她点点头。她的脚已冰凉，不得不从靴子里脱出来，橡胶靴里装满了水，提起来很沉。她没有放松警惕，她倒掉鞋子里的水，然后慢慢趟水往岸边走。见老人朝她走来，她又吓得不敢动了。

他把拳头放到胸口，画了一个圈。“真抱歉。”他说着伸出手。

她把装着蘑菇的袋子放到他手里。

他接过来，转身放进篮子。“你可以把这些蘑菇带走，”他说得很慢，把每个词都说清楚，“我不懂蘑菇，不会区分。”

冰冷的水把乔伊的脚冻得很疼，于是她跨到距他几尺外的岸堤上。此时，他的情绪已经很平静了，乔伊也觉得这样一个身形瘦弱、白发苍苍的老人没什么好害怕的，但她依然谨慎地看着他。

他说了一些关于蘑菇的话，乔伊没听全，接着他又问了她一些什么，问题的结尾是“……手语。”

根据她看懂的最后两个字，她猜想他是在问她会不会用手语。不常读唇语的人根本不知道有多少词的口形是相同的。他说的或许是“你用不用……”——说这几个词的时候，他的嘴唇微微撅起。

“不用。”她答道。

他遗憾地摇摇头，然后拍拍自己的口袋，似乎在找什么，可是没找到：“你能读懂我的唇语吗？”

“能看懂一些。”

“跟我来。”他边说，边往上指着陡坡。

她站着不动。

“没事的。”他做了一个OK的手势。

她仍旧站在原地：“我觉得我还是不去的好。”他明白是他吓到她了，她能从他脸上的一个细微的表情看出来。

“那你在这儿等着，”他说，做了一个“等候”的手势，“我去拿支铅笔，拿张纸。”

她点点头。

乔伊看着老人穿过树丛往上走，他步履缓慢，走几步就停下歇一歇，一手扶着树干，另一只手按在胸口。走到离山顶还有几英尺远时，他又停下步子，转过身，吃力地微笑。他满脸通红，胸口使劲地喘着。

乔伊看着他在那里站了整整一分钟，让自己慢慢缓过气来，眼睛仰望着离他还有一百英尺的屋子。他又开始往上爬了，但没走几步，左脚一滑，他重重地摔了下来，顺着林道往下滚。乔伊提起篮子，迅速套上又湿又冷的靴子，赶紧爬上山去扶他一把。

幸好他抓住了一棵红杉小树苗，没滑下去多少路。乔伊扶他站稳，让他倚着她走。当他们来到通向他屋后露台的台阶时，乔伊看到在一个角落有一个丛林健身房，一辆翻倒的自行车和一些玩具。她已经不怕他了，当她知道他是某个孩子的爷爷的时候，心里就更安稳了。

“我是一身老骨头了，”他不紧不慢地说，每个字都很强调，“但显然不是一副硬骨头。”他微笑着拍拍她的手，示意她坐下等他一会儿。滑动玻璃门再次拉开时，他从屋里回到露台，手里拿着一叠纸，然后转身示意让什么人进去。

乔伊盯着他的嘴巴，正等着他开口说话。正在这时，她看到了小而纤长的黑手指伸出来，蜷到他手里。

老人走到一边，只见一个长着大耳朵、琥珀色眼睛的头从他膝盖后面探出来，正偷偷朝她看着。